

# 語法演變，時間層次，方言變異

連金發

國立清華大學

## 提要

本文就語法層次探討十六世紀以來閩南語“共”和“合”、處置式和疑問詞的演變。明清時期“共”和“合”並存，“共”用於對等結構或協同／非協同式，後來因“合”的競爭而萎縮到只用於非協同式（即單向）中。閩南語處置式有由提取義發展而來的“擱”（即“力”）和“將”，“擱”是閩南語固有層次，“將”是由近代漢語移借而來。明清時期有“底”（即“值”）系疑問詞和“物”（即“乜”）系疑問詞兩個層次，以指人的疑問詞而論，“底儂”（即“值人”）、“（是）乜人”和“誰”系的疑問詞“是誰”或“誰人”三足鼎立。“底儂”殘存於邊緣的閩南語，“是誰”成為漳州系特有詞，“（是）乜人”成為泛閩南語的疑問詞。

## 關鍵詞

閩南語，共／合，處置式，疑問詞，時間層次

## 1. 前言

研究語法演變通常以歷史口語文獻和現代方言（一般是官話）的反映作依據，但是若從非官話（如吳閩客粵等方言）結合歷史文獻入手，或許有不同的面貌出現。閩語素以豐富的層次著稱，討論歷史層次或方言分群多半是從音韻、詞彙（Norman 1979，丁邦新 2007，楊秀芳 2007，何大安 2007，李如龍 2001）

入手，從語法來分層次比較少受到矚目。<sup>1</sup>但是藉語言功能詞分層次是可以一試的新路子。層次分析有助於釐清方言間的系屬關係，閩南語在整個漢語或閩語的演變中處於什麼地位，甚至閩南語中次方言（如泉州、漳州、潮州、海南、雷州方言）彼此的親疏關係。

目前為止語法功能詞的研究可以窺見若干值得探索的現象。梅祖麟在一系列的論文中（梅祖麟 1994, 2000, 2002，梅祖麟、楊秀芳 1995）對閩語虛詞（即語法功能詞）年代史提出精闢的論述，他認為從虛詞的用法可以分出晚唐（如體貌詞“了”、“也”）、六朝（如遠指指示詞“許”、方位前置詞“著”、情態詞“解”、疑問代詞“底”、三身代詞“伊”）、上古（如指代詞“其”）漢語的時間層次。

依此研究手法為先導，本人一系列的閩南語語法研究（Lien 2002, 2010）也發現若干有趣的相關現象，如閩南語處置式中的受事標記只有“將”沒有“把”，但有“力”（來自近代漢語的“搨”）（Lien 2010，蔣禮鴻 1988，蔣紹愚 2008）；對等連接詞或伴隨標記是“共”（Lien 2002；近代漢語有例證，參見劉堅 1989，劉堅、江藍生、白維國、曹廣順 1992，Liu and Payraube 1994，于江 1996，吳福祥 2003）而非北方官話的“和”或“跟”。

南朝層次的疑問詞“底”（特別是“底儂”）不同程度地保留在閩南語中；表非實然的結構助詞和表實然（動相）的結構在官話裡中和化為“得”，如“寫得好”，語意兩可，相當於閩南語的“寫會好”（表可能的非實然情態用法）和“寫了／著／去真好”（表實然的動相用法，表示程度性的結果）。官話裡表示完結或瞬成動相“著”、“去”、“了”幾乎都被“到”所取代，但閩南語 kau<sup>3</sup>（可能不是“到”的同源詞）只有空間位移的用法，還未發展出動相的用法。但“著”、“去”、“了”還是具有相當旺盛的生命力，這可能都反映近代漢語的現象。此外，本人的研究 Lien（2011）也發現現代台灣閩南話帶“得”的動前複雜情態詞反映出次方言的區別，泉州腔用“會做得”，漳州腔用“會使得”、“會用得”，這可能跟禁忌語（taboo words）所引發的同音衝突（homophonic clash）有關。再者，我們也觀察到明清戲文中有官話語法構式滲入其中，如“著”充當使役動詞和被動式的施事標記（鍾美蓮 2001，謝曉安等 1991，李藍 2006）。因此，至少有兩個課題可以做深入而細緻的探討：（1）閩南語中語法

<sup>1</sup> Yue-Hashimoto（1991）是顯著的例外。該文已經提出語法層次的理論。

時代層次的研究，(2) 方言接觸所引發的語言混合現象或層次虛詞相互競爭的現象。

本文從共時方言現狀和歷史文獻探討三項閩南語的語法變化：

- 一、“共”的歷史發展和現代的分布（第2節）
- 二、處置式的歷時層次和發展（第3節）
- 三、疑問詞的歷時層次和發展（第4節）

## 2. “共”的歷史發展和現代的分布

### 2.1. 近代漢語“共”的歷史發展

“和”當連接詞使用，最早出現於唐代。“和”的語法化經歷下面的歷程：動詞→介詞→連詞（劉堅、江藍生、白維國、曹廣順 1992: 198-204）。

#### 2.1.1. 閩南語“共／合”相對於共通話“和／跟／與”

“共”在魏晉南北朝已虛化為功能詞，當伴隨標記（comitative marker）使用，南北朝時出現充當連詞使用的例證。“共”語法化的歷程如次：動詞→介詞→連詞。“共”當連詞使用至元代以後逐漸被“和”與“同”所取代。（劉堅 1989，劉堅、江藍生、白維國、曹廣順 1992，Liu and Peyraube 1994，于江 1996，侯偉玲、李素英 2007）

“跟”原為名詞，語法化的時期較晚，元明以後引申為“跟隨”，當動詞使用。清代時充當介詞的用例變多，連詞的用法約到清晚期才出現。

#### 2.1.2. “共”的歷史發展

“共”原來是動詞或副詞，具共有、協同之意。“共”在六朝時代為表協同的副詞，也可充當對等連接詞，後來演變為前置詞，但只表示協同動作。此種用法一直沿用到唐宋元時期，有一度“共”和“和”有並存和競爭的現象。後來在明清時期“共”為“和”取代（劉堅 1989，劉堅、江藍生、白維國、曹廣順 1992: 204-207，Liu and Peyraube 1994）。明清時代閩南語戲文反映，“共”承襲上述協同的用法，只限於介詞和對等連接詞的功能。至於單向性的語意是後起發展的結果（Lien 2002）。

“共”字句不能看成是處置式。“共”字句在唐代變文集只有表示伴隨意的前置詞和對等連接詞的用法，沒有發展出單向的用法。與“共”相似，“同”字句在客家語中產生語法化（林立芳 1997，Lin 1999）。

### 2.1.3. 近代漢語“共”的語法功能

近代漢語“共”可充當伴隨標記和對等連接詞，舉例如下：（文獻參考請見書目）

共＝伴隨標記

- (1) 煩惱極重者，共我宿卧，便成道果。（敦煌變文集新書／卷二／五、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二，頁160）
- (2) 與子娶婦，自納為妃，共子爭妻，可不慚於天地！此乃混沌法律，顛倒禮儀。（敦煌變文集新書／卷五／一、伍子胥變文，頁831）
- (3) 有人求問答，誰能共他講論？（祖堂集／卷第三／騰騰和尚，頁69）
- (4) 師共雪峰到山下鵝山院。（祖堂集／卷第七／巖碩和尚，頁160）

共＝對等連接詞

- (5) 大王共夫人發願已訖，迴鸞駕卻入宮中。（敦煌變文集新書／卷三／一、太子成道經一卷，頁500）
- (6) 汝欲見吾之鼓，不辭對答往來，螭螿（鷓鴣）共鵬鳥，如同飛對。（敦煌變文集新書／卷六／七、山遠公話，頁1065）
- (7) 師有時到山院寄宿，見老宿共行者同床坐。（祖堂集／卷第四／丹霞和尚，頁97）

## 2.2. 早期（明清時期）閩南語中的“共”

早期（明清時期）閩南語中 kang<sup>7</sup>“共”出現於三種構式：協同式、非協同式、對等連詞式，<sup>2</sup>但 kap<sup>4</sup>/kah<sup>4</sup>“合”罕見於協同式，“共”和“合”分佈的情況不同，如下表所示：<sup>3</sup>

<sup>2</sup> 協同式指兩個人共同參與活動；非協同式指單向性的行為，由某甲對某乙發出某種動作；對等連詞不言而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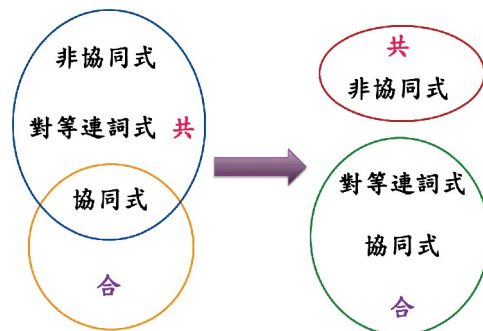
<sup>3</sup> 本文閩南語標音採用教育部所頒佈的“台灣閩南語羅馬字音標方案”。

表 1 “共”和“合”的分布

	範圍	早期閩南語	現代閩南語
kang <sup>7</sup> 共 - A	1 協同式	✓	不出現
kang <sup>7</sup> 共 - B	2 非協同式	✓	✓
kang <sup>7</sup> 共 - C	3 對等連詞式	✓	不出現
kap <sup>4</sup> /kah <sup>4</sup> 合	1 協同式	✓ (罕見, 只做伴隨標記)	✓ (滋生力強)
kap <sup>4</sup> /kah <sup>4</sup> 合	2 非協同式	不出現	不出現
kap <sup>4</sup> /kah <sup>4</sup> 合	3 對等連詞式	不出現	✓ (滋生力強)

現代台灣閩南語中 ka<sup>7</sup> (< kang<sup>7</sup>) “共”出現的範圍大為縮小，只見於非協同式，其他兩式為 kap<sup>4</sup>/kah<sup>4</sup> “合”所取代，如下圖所示：<sup>4</sup>

圖 1 “共”和“合”的歷時消長



以下先觀察“共”明清時代閩南語戲文中的各種語法功能，可以看出“共”可充當對等連接詞，用於協同式、非協同式中，表明後接名詞的各種語意功能。<sup>5</sup>

### 2.2.1. 對等連接詞

“共”充當連接詞，用來連接名詞組或動詞組。

<sup>4</sup> 除“合”之外，chham<sup>1</sup>“摻”、kiau<sup>1</sup>(< kau<sup>1</sup>)“交”、ham<sup>5</sup>“含”也出現於協同式和對等連詞式中。

<sup>5</sup> 本文所引用的例句出自明清時代閩南語戲文，其中包括荔鏡／枝記的四個版本：嘉靖（1522-1566）、萬曆（1573-1619）、順治（1644-1661）、光緒（1875-1908）（校勘註解本參看吳守禮 2001abcd）。

- (8) 原來是娘仔共益春，在園內賞花 (24.068 嘉靖)
- (9) 針穿五色絨共線 (24.038 萬曆)
- (10) 看只蜂情共蝶意 (12.072 順治)
- (11) 敢來我面前使口共弄舌 (20.155 光緒)

### 2.2.2. 協同式

“共”充當前置詞，用來表現兩個施事的協同行為。

- (12) 共伊同枕同床 (48.103 嘉靖)
- (13) 冤魂共你相纏 (30.035 萬曆)
- (14) 伊共簡<sup>6</sup>都是一般樣人 (18.139 順治)
- (15) 小七共伊箭<sup>7</sup> (18.346 光緒)

“共”也可以用來表現非協同的單向行為。單向行為指“共”能標示後頭的名詞為起點 (source)、終點 (goal) 或受惠者 (benefactive)。

### 2.2.3. 非協同式

起點

- (16) 值人卜共你討恩 (28.073 嘉靖)
- (17) 你共林厝討新婦 (29.023 萬曆)
- (18) 卜共你買點心 (25.02 順治)
- (19) 甲<sup>8</sup>我共汝討 (4.054 光緒)

終點

- (20) 有乜話共阮說 (39.013 嘉靖)
- (21) 娘子你去共禁子咀 (40.110 萬曆)

---

<sup>6</sup> “簡” (kan<sup>2</sup>) 指女婢。

<sup>7</sup> “箭” (tsinn<sup>3</sup>) 指爭執之意。

<sup>8</sup> “甲” (kah<sup>4</sup>) 相當於共通語的“教”，帶指使之意。

- (22) 啞娘那<sup>9</sup>有話共簡咀 (15.256 順治)  
(23) 我不共爾罵了。(4.249 光緒)

受惠者

- (24) 司命翁共阮開門 (45.121 嘉靖)  
(25) 益春，你去叫牌頭哥，共報開門 (40.056 萬曆)  
(26) 待小人共娘仔算一下 (15.481 順治)  
(27) 伊即甘心捧盆水共恁掃廳堂 (23.098 光緒)

充當伴隨標記的“合”到光緒本才出現，與“共”爭奪地盤，例句如下：

- (28) 十種，一冥合伊體燈，乞伊罵到光 (4.270 光緒)  
(29) 伊卜合恁食 (16.351 光緒)  
(30) 甲益春合汝困 (16.392 光緒)

### 2.3. 現代台灣閩南語的“共”語法功能

現在台灣閩南語 ka<sup>7</sup> “共” 仍然表示單向的語意，標明起點、終點、受惠者、受害者。<sup>10</sup>

起點 (Source)

- (31) 囡仔卜共老母仔伸手討錢買糖仔，(2.11 新社鄉一)  
(32) 卜共恁買粗紙。(140.06 新社鄉二)

終點 (Goal)

- (33) 我輕輕仔共你講、講予你聽啦，(126.07 新社鄉一)  
(34) 伊就共水牛叔仔拍這個招呼，(154.14 新社鄉一)

<sup>9</sup> “那” (na<sup>7</sup>) 與 “若” 有同源關係，意指要是、如果。

<sup>10</sup> ka<sup>7</sup> “共” 是由 kang<sup>7</sup> 脫落鼻音韻尾而來的。現代閩南語料主要根據胡萬川教授等 1993-2004 出版的一系列台灣各縣市田野調查所蒐集的民間故事集，因篇幅的限制文獻參考書目詳情於此從略。詳見附錄中的網路資源。

受惠者 (Benefactive)

- (35) 抑無來共我鬥腳手，(84.24 新社鄉一)  
(36) 趕緊咧共姑婆開門啦 (120.05 新社鄉一)

受害者 (Malefactive)

- (37) 你共我創死，拍死人！安呢你愛關 (34.08 大安鄉一)  
(38) 你敢共我偷牽馬？(106.19 大安鄉一)

現在閩南語“合”可用來充當對等連接詞、伴隨標記、協同標記。

對等連接詞

- (39) 阿爸合阿母卜來去姑婆兜 (116.11 新社鄉一)  
(40) 古早人有種蔴合種豆啦 (120.16 大安鄉三)

伴隨標記

- (41) 我合梅芳去後壁花園，食一粒柑仔，(58.09 彰化縣五)

協同標記

- (42) 你有合伊口角 (52.05 清水鎮二)  
(43) 您彼个子就合別人的無仝款 (72.03 彰化縣四)

### 3. 處置式的時代層次和發展

閩南語有“將”字句，但沒有“把”字句，“以”、“持”、“將”、“把”、“取”都是提取動詞，但是反映時代層次不盡相同。連動式中包含兩個並列的動詞，第一個動詞為提取類動詞，後來語法化為前置詞，引領受事或客體名詞作為處置的對象。“持”“取”字句肇始於東漢時代。(曹廣順、遇笑容 2000)“將”字句盛行於隋唐宋時代(六世紀至十三世紀)。“把”字句盛行於元明清時代(十三世紀初葉)。(葉友文 1988，貝羅貝 1989，梅祖麟 1990，魏培泉 1997，張麗麗 2001，蔣紹愚、曹廣順 2005)



### 3.1. “擗”的歷史發展

閩南語雖沒有“把”但有“擗”充當處置式的標記。

#### 3.1.1. 近代漢語的“擗”

“擗”有近代漢語的淵源。“擗”在變文集中只有動詞的用法。“擗”的語法化沒有在一般文獻中反映出來，但是和“以”、“持”、“將”、“把”同屬提取動詞，其語法化過程應該雷同。“擗”在明清閩南語文獻中寫為“力”或“掠”<sup>8</sup>反映動詞和前置詞的用法，多用於處置式中。“將”字句和“擗”字句並存於明清時期的戲文中，前者帶有文語的風格，可視為移借的層次，而後者是由閩南語本身發展出來的固有層次（Lien 2002）。閩南語的“共”字句不能算是處置式，只有一部分的用法相當於處置式（曹茜蕾 2007）。

近代漢語“擗”的用法

近代漢語“擗”只有動詞的用法，且只用於同義複合詞“捉擗”、“擗取”中。

- (44) 子胥告令軍兵，大須存心捉擗，此是平王之境，未曾諳悉山川，嶮隘先登，遠致虞候；（敦煌變文集新書／卷五／一、伍子胥變文，頁 850）
- (45) 追取左賢王下兵馬數十萬人，四面圍之，一時擗取。（敦煌變文集新書／卷五／四、李陵變文，頁 893）

#### 3.1.2. 明清時代閩南語“擗”的語法功能

明清戲文中“擗”（俗寫成“力”或“掠”）：充當帶兩個論元的及物動詞，後面可再接動貌詞“著”。動詞“力”後頭可緊接著“著”或由賓語隔開。

- (46) 乞人力著（42.064 嘉靖）
- (47) 掠著陳三、五娘共益春（38.005 萬曆）
- (48) 阮六叔公力我二個善子<sup>11</sup>（3.126 順治）
- (49) 小七卜力伊，（16.268 光緒）

以下的例句中，“力”和賓語之後出現目的子句，由帶遠近指示意的“去”、“來”引領，把“力”解讀為“動詞”較為適當。

<sup>11</sup> “善子”實指“賢子”（sien<sup>7</sup>-tsi<sup>2</sup>）（男性的睪丸），見 Douglas 1873: 432。

- (50) 莫掠言語來相傷 (10.080 萬曆)
- (51) 力我一個蛋，控<sup>12</sup>許田頭 (11.722 順治)
- (52) 稟亞公力汝去問罪 (20.092 光緒)

以下的例句，“力”可以有兩可的解讀：或為前置詞，即“力”是前置詞，主要動詞出現在第一個賓語的後面；或為動詞，即“力”和後面動詞形成連動式，兩者由賓語隔開。前者一般稱為狹義處置式，後者稱為廣義處置式。

- (53) 你力荔枝揆我做乜 (22.293 嘉靖；11.542 順治)
- (54) 佢通力仔共伊匹配？ (5.709 順治)
- (55) 將力只荔支來做為記 (14.060 光緒)

萬曆本沒有“擱”字句，但有“掠”字句。

- (56) 掠鏡打破是在年 (17.142 萬曆)
- (57) 掠只針線放下只一邊 (24.055 萬曆)

“擱”（一般寫為“掠”）在現代閩南語的發展，主要充當動詞使用：

- (58) 卜坐車袂使掠雞鴨坐車， (148.01 沙鹿鎮)

台灣閩南語“掠”原為捉拿動詞，但在下面例句中變做認知動詞，“掠”和“做”形成複合動詞“掠做”。

- (59) 你掠叫好額人快活 hiah4 ？ (182.09 雲林縣三)

福建閩南語及汕頭話“擱”或“掠”（兩者實為同源詞）都有狹義處置式的用法。

- (60) 汝唔通擱伊做查某簡 (李如龍、張雙慶 2000: 129) (現代閩南語)
- (61) 伊人掠我做親生困飼 (李如龍、張雙慶 2000: 158) (現代汕頭語)

---

<sup>12</sup> “控” (khng<sup>3</sup>) (或寫做囧) 意指放、擱。

台灣閩南語“掠”不能出現於狹義處置式，但福建閩南原鄉有此次方言還有“搨”用於狹義處置式。

### 3.2. “將”的歷史演變

#### 3.2.1. 近代漢語“將”的用法

近代漢語前置詞“將”是由動詞“將”演化而來。換言之，這種語法化可能是由廣義處置式變成狹義處置式的結果。廣義處置式為一種連動式，由兩個子句縮約而成，第一子句的動詞為“將”，第二個子句為另一個動詞，前句的賓語和後句的賓語指稱不同的對象。狹義處置式有 A、B 兩類：A 類動詞之後的代詞賓語與“之”與前頭的賓語指稱相同；B 類是真正的處置式，“將”為前置詞，代詞賓語也不後出現，動詞的賓語由前置詞“將”引領。（蔣紹愚、曹廣順 2005）兩種處置式以公式表示如下：

廣義處置式： $V_1$ （將）+  $N_1$  +  $V_2$  +  $N_2$

狹義處置式：A：將 +  $N_1$  + V + 之<sub>i</sub>

B：將 +  $N_1$  + V

廣義處置式： $V_1$ （將）+  $N_1$  +  $V_2$  +  $N_2$

魏晉六朝至隋朝的文獻中用例甚多，隋朝漢譯佛經例子如下：

(62) 我將馬王與聖子乘。（佛本行集經）

(63) 我今乃將臭肉身於此泥作大橋梁。（佛本行集經）

(64) 我將鹿皮，布於地上。（佛本行集經）

狹義處置式

A：將 +  $N_1$  + V + 之<sub>i</sub>

最早見於魏晉六朝時期的文獻，例句如下：

(65) 帝謂慮曰：“郗公，天下寧有是邪！”遂將后殺之。（三國志／南朝宋裴松之注）

(66) 丁常言：“將我兒殺之，都不復念。”（三國志／南朝宋裴松之注）

B：將 + N<sub>1</sub> + V

可能源自中古時期，唐宋之後（即近代漢語）才廣泛使用。

(67) 已用當時法，誰將此義陳？（杜甫：寄李十二白）

(68) 菩薩便持威神之力，隨其人數，以化人補其處，將人持去，其人得處，將人持去，其人得脫，大歡大喜。（東漢·支婁迦讖譯《佛說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）

### 3.2.2. 明清時期閩南語“將”的用法

明清時期閩南戲文中移植入閩南語的“將”已經是前置詞，用於狹義處置 B 式中：

(69) 將五娘許與林大（44.031 嘉靖）

(70) 你將我洗面水捧去潑（19.060 萬曆）

(71) 將鏡打破，將身為奴（26.056 順治）

(72) 我將只書提去見我爹（23.172 光緒）

綜上所論，“將”、“搨”都出現於閩南語，但“把”沒有進入閩南語。明清時期戲文“搨”的處置用法是閩南語本身發展出來的，“將”帶有文語的風味，可看做借自近代漢語的用法，至於“共”（kang<sup>7</sup>）是由伴隨意演變而來，只有一部分的用法可看成是處置式，這點可以從“將”和“共”可同時出現於句中看出來。

現代閩南語“將…共”合用的例子：

(73) 將彼個蚊罩共伊掀起（124.06 沙鹿鎮二）

(74) 山神的土地公將這個山靈共移開（82.289 苗栗縣）

(75) 將伊共掠來（72.01 嘉義市五）

## 4. 疑問詞的歷時層次和發展

### 4.1. 早期閩南語戲文中三種並存的疑問詞系統

閩南語的疑問詞可以看出三種系統：（1）“底”系，（2）“物”系，（3）“是誰”系（連金發 1995）。這三個系統分別反映三個“時間層次”（chronological

strata)：(1)南北朝時期(五~六世紀)，(2)唐朝時期(八~十世紀)，(3)魏晉時期(三~五世紀)。“底”出現於南朝樂府中，“物”出現於唐朝敦煌白話文獻中，“是誰”最早出現於魏晉文獻中(“誰”只在北方官話使用)。“底”系的“底”做為變項(variable)可以和“人”、“時”、“地”結合為複合疑問詞，即“底儂”(明清戲文中寫做“值人”)、“底時”／“底日”(值時／日)、“底處”(值處)。(黃丁華 1963，志村良志 1984, 1994，連金發 1995)

“物”系的“乜”做為變項可以和“人”、“事”形成“乜人”、“乜事”等複合詞。“誰”系可以和“人”結合成“誰人”，和“值人”、“乜人”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。

此三系並存於閩南語中，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次方言中，在明清戲文中，三系形成彼此競爭的局面，如下圖所示：<sup>13</sup>

表2 “底”、“物”、“是誰”三系的分布

	“底”系	“物”系	“是誰”系	總計
Who	值人(45, 13%) 是值人(4, 1%)	乜人(48, 14%) 是乜人(70, 20%)	誰人(70, 20%) 是誰(98, 29%) 是誰人(7, 2%)	342
When	值時(79, 88%) 值日(11, 12%)	乜時節(0)		90
Where	值處(106, 47%) 是值處(19, 8%) (在)值(22, 10%) 值(去)(68, 30%) 值方(7, 3%)	乜處(3, 1%)		225
What		乜事(232, 59%) 是乜(159, 41%)		391

<sup>13</sup> “誰啊”(tsua<sup>5</sup>)出現在閩南方言：南片，漳州腔，如：漳州、龍海、長泰、南靖、平和、漳南、雲霄；“是誰”(tsi<sup>7</sup>-tsua<sup>5</sup>)出現在漳州腔，如：東山；“甚乜儂”(sim<sup>2</sup>-mih<sup>4</sup>-lang<sup>5</sup>)出現於閩客方言，如：紹安。

## 4.2. “物”系

- (76) 障暗是乜人來相請。(2.061 光緒)
- (77) 逆父逆母是乜道理(15.039 嘉靖)
- (78) 出來，厝都不掃，是乜話向多(24.313 萬曆)
- (79) 告甚麼狀(38.021 嘉靖)

台灣閩南語“物”(即“乜”)系疑問詞，一般書寫做“啥物”。

- (80) 啥物人共你偷食柑仔?(124.17 雲林縣四) who
- (81) 是啥物代誌?(126.14 新社鄉一) what (affair)
- (82) 是啥物物仔拍毋見?”(108.04 宜蘭縣) what (object)
- (83) 是佇啥物所在?”(64.32 宜蘭縣) where
- (84) 這是啥物時陣啊?(120.16 新社鄉二) when

## 4.3. “底”系

疑問詞“底”表示“什麼”的意思，出現在東漢以後，六朝樂府相當普遍(周法高 1990，志村良志 1984, 1994，魏培泉 2004)。

### 4.3.1. 南朝和近代漢語的“底”

疑問詞“底”首見於南朝樂府中。

- (85) 寒衣尚未了，郎喚儂底為。(子夜四時歌，秋歌，樂府詩集卷44)
- (86) 持底報郎恩，俱期游梵天。(歡聞歌，樂府詩集卷45)

唐代“底”的使用出現在文學用語中，使用情形也更加豐富。(參見周法高 1990: 272-273，張相 2008: 85-86)。

- (87) 空房酒食饌，持底解人頤。(王維《慕容承攜素饌見過》)
- (88) 花飛有底急，老去願春遲。(杜甫《可惜》)
- (89) 寧戚飯牛圖底事，陸通歌鳳也無端。(元稹《放言五首》之四)
- (90) 渠將底物為香餌，一度抬竿一箇魚。(杜荀鶴《釣叟》)

#### 4.3.2. 明清時期的“底”

明清時期戲文“底”（寫做“值”）做為疑問詞可以和“人”、“時”、“處”（ $te^3$ ）等結合成複合疑問詞；與“物”系的“乜”形成並存，乃至競爭的局面。

值人  $ti^7-lan^5$

- (91) 值人放得三哥返（48.125 嘉靖）  
 (92) 值人虧心，天地分明監察伊（21.056 萬曆）  
 (93) 值人會放得我三哥返（33.058 順治）

值時  $ti^7-si^5$

- (94) 值時得到泉州城（34.036 嘉靖）  
 (95) 今卜共伊斷約值時？（26.117 光緒）

值處  $ti^7-te^7$

- (96) 恁三舍今在值處（6.018 萬曆）  
 (97) 值處討有銀通賠亞公？（9.6 順治）

#### 現代閩南語“底”的用例

現在台灣閩南語“底”面臨和“物”系疑問詞“乜”的競爭的局面，範圍出現萎縮的趨勢，比如“底儂”（也寫做“底人”）只殘存於較邊緣的閩南方言。

底／值時；何時  $ti^7/ti^7-si^5$

- (98) 阿嫂你底時生這個子？（72.06 台南縣四）

底處；佗位／何位  $to^2-ui^7/ta^2-ui^7$

- (99) 你啥物人？你住佗位？（136.06 沙鹿鎮）

### 現代閩南語“底儂”的分布

三系的複合化過程中，繫詞“是”起重要的工作。“是”和表疑問的變項融合成固定語式。

有些疑問詞保存於次方言，如“底儂” $ti^7\ lang^5$ 保存於海南方言（ $dian$ ）、雷州（遂溪）（ $tian$ ）、海康（ $tian$ ）、東山（ $tian$ ）、永春（ $tian$ ）、澎湖（ $tian$ ）、金門（ $tian$ ）、汕頭（ $ti\ tian$ ）次方言中（陳鴻邁 1996，蔡葉青、張振興 1998，Yue 1985，中嶋幹起 1977，福建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1998，施其生 1996: 251，李如龍、張雙慶 1999，呂昭明 2008）。

根據福建省志方言志（1998: 545-546），指人的疑問詞有如下的分佈：

“底儂” $ti^7\ lang^5$ 可縮約成 $tiang^5$ 。“底儂”在閩東方言相當具有活力，在閩南方言只殘存在較為偏遠的邊緣地區。

閩東方言，<sup>14</sup>如：福州、長樂、連江、福清、平潭、永泰、閩清、古田、屏南、羅德。

閩南方言：<sup>15</sup>〔北片〕泉州腔，如：永春、德化；〔西片〕：龍岩，漳平。

過渡方言：尤溪、大田。

#### “啥儂” $sia^2\ lang^5$

相形之下，另一個指人的疑問詞，源自“是物儂”的“啥儂”在閩南語中生命力相當旺盛。

閩南方言：〔東片〕廈門腔，如：廈門、金門、同安、泉州、晉江、石獅、南安、惠安。

蒲仙方言：蒲田、仙遊。

#### 4.4. “是誰”系

“誰”上古時代就已存在，但“是誰”發軔於魏晉時期，並於近代漢語蓬勃發展。

<sup>14</sup> 此外，福安、柘榮、周寧方言“底儂”合為一個音節，寧德、霞浦“底儂”中“底”的疑問意併入“儂”，“底”刪除掉。

<sup>15</sup> 閩南方言這兩組次方言“底儂”有融合成一個音節 $tiang^5$ 的現象。



#### 4.4.1. 近代漢語“是誰”的例證：

- (100) 何乃引我至孟嘗君之家，三年不得士（仕）者，是誰過也？（敦煌變文集新書／卷六／六、前漢劉家太子傳，頁 1038）
- (101) 諸人道：“是誰如此解會？須是鵝王之作始得。”（祖堂集／卷第十二／禾山和尚，頁 270）
- (102) 某舊年讀中庸，都心煩，看不得，且是不知是誰做。（朱子語類／卷第六十四／中庸三／第二十七章，頁 1591）

更早的南北朝時代“是誰”已存在（魏培泉 2004: 228-230）。

#### 4.4.2. 上古漢語疑問詞“誰”

疑問詞“誰”的使用見於《詩經》及春秋戰國時代（周法高 1990）。

- (103) 誰謂河廣？一葦杭之。誰謂宋遠？跂予望之。（《詩經》，衛風，河廣）
- (104) 誰能出不由戶？何莫由斯道也。（《論語》，雍也）

#### 4.4.3. 近代漢語“誰人”的用例：

“誰人”或許是“底儂”類推的結果（多謝朴正久的提議）。

- (105) 莫拋我一去不來，交我共誰人語話。（敦煌變文集新書／卷四／七、醜女緣起，頁 778）
- (106) 師云：“誰人縛汝？”對曰：“無人縛。”（祖堂集／卷第二／第三十祖僧王祭，頁 51）
- (107) 當時若寫此文字出去，誰人敢爭！此亦講學不熟之咎。（朱子語類／卷第一百七／朱子四／內任／寧宗朝，頁 2660）

#### 4.4.4. 明清時期閩南語的“誰”的用法

明清時期的戲文“誰”也有單用的現象。

- (108) 誰甲恁度伊磨？（16.242 光緒）
- (109) 誰敢去坦說伊聽？（17.039 光緒）
- (110) 辛苦有誰知？（10.015 順治）

“誰”可和繫詞“是”組合成複合疑問詞。

- (111) 賊婢是誰障說 (48.150 嘉靖)
- (112) 是誰力我一身打到障淡 (11.203 順治)
- (113) 汝認是誰? (16.035 光緒)

#### 4.4.5. 明清時期“誰人”的用法：

明清時期戲文“誰人”的用例，相當常見。

- (114) 啞姊，你卜送飯度誰人食 (45.106 嘉靖)
- (115) 只一大志通怨誰人 (39.044 萬曆)
- (116) 誰人通偈阮送只幾件寒衣 (30.011 順治)
- (117) 誰人親像你僥倖 (22.090 光緒)

“誰”系疑問詞反映在漳州系的閩南語，“是誰”出現於東山方言，“誰啊”見於漳州、龍海、長泰、南靖、平和、漳浦、雲霄方言（福建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1998: 546-547）。

指人的疑問詞“底儂”、“是物人”、“是誰／誰人”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，三者都可以在明清閩南戲文中找到例證，但現在閩南語中“底儂”或合音詞都出現於邊緣的方言，“是誰”或合音詞只出現於漳州系方言，“（是）物人”普遍見於閩南系方言。

## 5. 結語

“共”源自動詞，也可充當副詞使用，意指協同動作。後來語法化為表伴隨的前置詞或對等連接詞，在台灣閩南語中“共”原來所涵蓋的範疇對等式、協同式和非協同式中，前兩個範圍被“合”或同類詞所取代，只剩下單向非協同事象才用“共”表示，但其他地區的閩南方言（如海南話，馬來西亞馬六甲泉州腔閩南語）並非如此。處置式“將”字句是隋唐時期才發展出“將”做為前置詞。“搨”字句是閩南語的固有處置式，但現代台灣閩南語這種用法約只限於廣義的處置式“搨”X作Y的構式。“共”字句只有一部分是處置式。疑問詞分成三個系統：（1）“底”系；（2）“物”系；（3）“是誰”系。第三系只限於指人。“底”系源於南朝，“物”系發軔於盛唐，“誰”雖上古時代就存在，但繫詞“是”和“誰”融合成為固定複合詞“是誰”還是後起的用法，約初

見於魏晉時期的中古漢語，到唐末的近代漢語才有充分的發展。漢語語法發展南北方言之別，有些南方方言語法的源頭沒有文獻記載可資考察，如“搨”字句在近代漢語的文獻中還找不到語法化開端的文獻證據。語言現象的時間層次有助理清現代語法現象分佈的來龍去脈，其用法上限制的所以然，也可以釐清方言間的系屬或接觸的關係。

### 鳴謝

本文的研究感謝 NSC 98-2923-H-007-001-MY3 的部分資助，初稿曾應邀發表於 2011 年 8 月 17-20 日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主辦的第七屆海峽兩岸漢語語法史研討會，感謝與會者給予建言。論文修訂期間陳莉嫻在輸入、編排、校正方面出力甚多，最後一稿又蒙編者不吝指正，謹此一併致謝。

### 參考文獻

- 貝羅貝 (Alain Peyraube)。1989。早期把字句的幾個問題。《語文研究》第 1 期，頁 1-9。
- 蔡葉青、張振興。1998。《雷州方言詞典》。江蘇：江蘇教育出版社。
- 曹廣順、遇笑容。2000。中古譯經中的處置式。《中國語文》第 6 期，頁 555-563。
- 曹茜蕾。2007。漢語方言的處置標記的類型。《語言學論叢》第 36 輯，頁 183-209。
- 陳鴻邁。1996。《海口方言詞典》。江蘇：江蘇教育出版社。
- 丁邦新編。2007。《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》。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福建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。1998。《福建省誌：方言誌》。北京：方誌出版社。
- 何大安。2007。漢語史研究中的層次問題。收錄於丁邦新主編：《歷史層次語方言研究》。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，頁 11-21。
- 侯偉玲、李素英。2007。漢語中“和”類虛詞的歷史演變。《科技信息》第 3 期，頁 125-126。
- 黃丁華。1963。閩南方言裡的疑問代詞。《中國語文》第 4 期，頁 299-308。
- 蔣禮鴻。1988。《敦煌變文字義通釋》(第四次增訂本)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蔣紹愚。2008。漢語“廣義的處置式”的來源。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主編：《歷史語言學研究》第一輯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頁 27-39。
- 蔣紹愚、曹廣順編。2005。《近代漢語研究概要》。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。
- 李藍。2006。著字式被動句的共時分布與類型差異。《中國方言學報》第 1 期，頁 194-205。
- 李如龍。2000。閩南方言的介詞。收錄於李如龍、張雙慶主編：《介詞》。廣州：暨南大學出版社，頁 122-138。
- 李如龍、張雙慶編。1999。《代詞》。廣州：暨南大學出版社。
- 李如龍主編。2001。《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》。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。
- 連金發。1995。台灣閩南語疑問代詞的歷史發展和方言變異。收錄於曹逢甫、蔡美慧編：《第一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》。台北：文鶴出版有限公司，頁 371-391。
- 連金發。2011。閩南語“敢”的探索：兼論功能範疇的階層性。《中國語言學集刊》第 4 卷第 2 期，頁 271-283。

- 林立芳。1997。梅縣方言的同字句。《方言》第3期，頁225-227。
- 劉堅。1989。試論“和”字的發展，附論“共”字和“連”字。《中國語文》第6期，頁447-453。
- 劉堅、江藍生、白維國、曹廣順。1992。《近代漢語虛詞研究》。北京：語文出版社。
- 呂昭明。2008。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布。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。
- 梅祖麟。1990。唐宋處置式的來源。《中國語文》第3期，頁191-205。
- 梅祖麟。1994。唐代、宋代共同語的語法和現代方言的語法。收錄於李壬癸、黃居仁、湯志真編：《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》第二輯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，頁61-97。
- 梅祖麟。2000。《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梅祖麟。2002。幾個閩語虛詞在文獻上和方言中出現的年代。收錄於何大安主編：《南北是非：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——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（語言組）》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，頁1-21。
- 梅祖麟、楊秀芳。1995。幾個閩語語法成份的時間層次。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66卷第1期，頁1-21。
- 施其生。1996。《方言論稿》。惠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。
- 魏培泉。1997。論古代漢語中幾種處置式在發展中的分與合。收錄於鄭秋豫編：《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》第四輯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頁555-594。
- 魏培泉。2004。《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》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。
- 吳福祥。2003。漢語伴隨介詞語法化的類型學研究：兼論SVO語言中伴隨介詞的兩種演化模式。《中國語文》第292期，頁43-59。
- 吳守禮校註。2001a。《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校理》。台北：從宜工作室。
- 吳守禮校註。2001b。《明萬曆刊荔枝記戲文校理》。台北：從宜工作室。
- 吳守禮校註。2001c。《清順志刊荔枝記戲文校理》。台北：從宜工作室。
- 吳守禮校註。2001d。《清光緒刊荔枝記戲文校理》。台北：從宜工作室。
- 謝曉安等。1991。《《老乞大》與《朴通事》語言研究》。蘭州：蘭州大學出版社。
- 楊秀芳。2007。論文白異讀。收錄於丁邦新編：《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》。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頁81-105。
- 葉友文。1988。隋唐處置式內在淵源分析。《中國語言學報》第16卷第1期，頁55-71。
- 于江。1996。近代漢語“和”類虛詞的歷史考察。《中國語文》第6期，頁457-464。
- 張麗麗。2001。試論促使“將”“把”虛化的因素。《台大文史哲學報》第55期，頁295-338。
- 張相。2008。《詩詞曲語辭匯釋》上冊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志村良志。1984。《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》。東京：三多社。
- 志村良志。1994。《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》（江藍生、白維國譯）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中嶋幹起。1977。《閩語東山島方言基礎語彙集》。東京：東京外國語大學。
- 鍾美蓮。2001。《荔鏡記》中的多義詞“著”。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。
- 周法高。1990。《中國古代語法：稱代編》上冊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Lien, Chinfu. 2002. Grammatical function words 乞, 度, 共, 甲, 將 and 力 in Li4 Jing4 Ji4 荔鏡記 and their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Min. In *Dialect Variations in Chinese - Papers*

- from the *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, Linguistics Section*, ed. Dah-an Ho, 179-216. Taipei: Preparatory Office,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, Academia Sinica.
- Lien, Chinfa. 2009. The focus marker si7 是 and lexicalization of si7 mih8 是乜 into what wh-words in earlier Southern Min texts.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 10.4: 745-764.
- Lien, Chinfa. 2010. The dual function of liah8 力 in *Li Jing Ji*. 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 38.1: 45-69.
- Lien, Chinfa. 2011. Interface of modality and the 得 constructions in Southern Min: a case study of their developments from earlier Southern Min in the Ming and Qing to modern Taiwanese Southern Min.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 12.4: 723-752.
- Lin, Yingchin. 1999. 林英津. 1990. Remarques sur 'pun' 別 et 'lau' 搵 (/ 'thung' 同) dan les dialectes HAKKA (論客語方言之'pun' 別與'lau' 搵 (/ 'thung' 同)). *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* 19.1: 677-716.
- Liu, Jian (劉堅) and Alain Peyraube (貝羅貝). 1994. History of some coordinativ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. 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 22.2: 179-201.
- Norman, Jerry. 1979.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. *Fangyan* [Dialect] 4: 268-273.
- Rimsky-Korsakoff Dyer, Svetlana. 1983. *Grammatical Analysis of the Lao Ch'i-ta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Text*. Canberra: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,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.
- Yue-Hashimoto, Anne O. 1985. *The Suixi Dialect of Leizhou: A Study of Its Phonological, Lexical and Syntactic Structure*. Hong Kong: The Ng Tor-tai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,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,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.
- Yue-Hashimoto, Anne O. 1991. St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dialectal grammar: a case in Southern Min. 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 19.2: 172-201.

#### 近代漢語典籍

- (南唐)釋靜、釋筠編撰，吳福祥、顧之川點校。1996。《祖堂集》。長沙市：岳麓書社。
- 潘重規編著。1994。《敦煌變文集新書》八卷。台北市：文津出版社。
- (宋)黎靖德編，王星賢點校。1986。《朱子語類》。北京市：中華書局。

#### 中古漢語典籍

- (晉)陳壽撰，(南朝宋)裴松之注，楊家駱主編。1980。新校本《三國志注》附索引。台北市：鼎文書局。

#### 上古漢語典籍

- 台灣開明書店斷句。1991。《斷句十三經經文》。台北：台灣開明。

#### 網路資源

- 台灣民間文學館 [http://cls.hs.yzu.edu.tw/tfl2010/cht/cht\\_About1.aspx](http://cls.hs.yzu.edu.tw/tfl2010/cht/cht_About1.aspx)

# Grammatical Change, Chronological Strata and Dialectal Variation

Chinfa Lien

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

## Abstract

The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chronological strata based on three grammatical words and constructions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onwards: *kang*<sup>7</sup> and *kap*<sup>4</sup>, disposal constructions and interrogative words in Southern Min. *Kang*<sup>7</sup> and *kap*<sup>4</sup> coexisted in Ming and Qing periods. *Kang*<sup>7</sup> was used in coordinate construction and co-participation and non-co-participation constructions. The range of constructions it covered experienced a later shrinkage to the non-co-participation construction due to the competition of *kap*<sup>4</sup>. There are two types of disposal constructions featuring *liah*<sup>8</sup> in the indigenous stratum and *tsiong*<sup>1</sup> in the alien stratum and implanted from early modern Chinese, both derived from ‘take’-denoting verbs. As evidenced in early Southern Min texts, two strata of interrogative words can be distinguished, viz., the *ti*<sup>7</sup> interrogative word belonging to Southern Dynasty stratum (5-6<sup>th</sup> century), and the interrogative word *mih*<sup>4</sup> the Tang dynasty stratum (8-10<sup>th</sup> century). There is still another stratum as shown in *tsi*<sup>7</sup>-*tsui*<sup>7</sup>, belonging to the Wei-Jin period (3-5<sup>th</sup> century). Thus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co-existing human-denoting interrogative words, viz., *ti*<sup>7</sup>-*lang*<sup>5</sup>, (*si*<sup>7</sup>)-*mih*<sup>4</sup>-*lang*<sup>5</sup> and *tsi*<sup>7</sup>-*tsui*<sup>7</sup>/ *tsui*<sup>7</sup>-*lang*<sup>5</sup>, reflecting different chronological strata. *Ti*<sup>7</sup>-*lang*<sup>5</sup> or its fusional forms have survived in peripheral dialects of Southern Min. *Tsi*<sup>7</sup>-*tsui*<sup>7</sup> becomes the Zhangzhou-unique form, and (*si*<sup>7</sup>)-*mih*<sup>4</sup>-*lang*<sup>5</sup> the pan-Southern Min form.

## Keywords

Southern Min, *kang*<sup>7</sup>/ *kap*<sup>4</sup>, disposals, interrogatives, chronological strata